

GESARZANGXI
格萨尔藏戏 | 韩晓红·专栏 |

KANGZANGMINSHU
康藏民间



韩晓红自画像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根植于莫斯卡这片特殊的土壤，既吸收了西藏藏戏、安多藏戏、康巴藏戏等剧种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出多彩丰姿，用自己特殊的魅力表现格萨尔史诗，并以此关注民众生活精神情趣，甚至潜移默化地达到关注时代的功效。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早期演出的《赛马登位》，应当说是以此剧目为精品标志，在这出剧中，很好地传递了英雄气质和精神，这正是青藏

KANGZANGMINSHU
康藏民俗

■杨全富

在丹巴县小金谷中，啦啦调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其歌词除了有歌功颂德以外，还有劝诫等内容，唱腔时而高亢嘹亮，时而婉转千回，时而行云流水，从一首首啦啦调中可以寻觅到历史的遗迹。

在小金谷众多山歌中，最为有名的是“耍钱歌”，(耍钱就是赌钱，“耍”是旧社会对赌钱的一种爱称)其主要流传于小金谷岳朴、半扇门、太平桥三乡中，因为歌词告诉人们赌博的危害，且整首歌歌词抑扬顿挫，富有韵味，对现代社会中的让人深恶痛觉的赌博同样具有劝诫的作用，因此，虽历经几百年，如今依然在小金谷中传唱。当听说在小金谷中的加尔莫村有一位大爷会唱这首曲子时，乘着寒风，笔者背上照相机、录音笔等采访工具，向着此行的目的地半扇门乡加尔莫村走去。

加尔莫村位于小金河畔的半山腰上，从丹巴县城出发，车行四十余里，就来到山脚下，笔者停下车，跨过一座钢架桥梁，沿着一条沟谷，顺着小溪边的盘山小径，向着此行的目的地走去。峡谷底，起初很狭窄，抬头仰望，只能看见两座峭壁之间的一线蓝天，谷底，一条小溪急速的往前流淌，在溪流中，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头，溪水在石头缝里发起狂来，溅起白色的泡沫，在峡谷中翻滚奔腾，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走过第一个村寨后，路愈加难行，不过峡谷却逐渐开阔起来，蓝天也从一线逐渐转化为一大片来。路两旁长满了一人多深的黄莲树，那长长的尖刺透而生畏，虽然极其小心的前行，不过有好几次被这些尖刺亲吻上，一下穿透了单薄的衣裳，在肌肤上迅速的钻出一个细细的洞眼，那钻心的疼痛刹那间传遍全身，冷汗也随之从头上冒了出来，我只好找了一根木棍，将倒伏在路上的黄莲树枝挑开，慢慢的前行。就这样走走停停，走约两个小时的路程，翻过一道山梁，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此时的天空仿佛是一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罩在山谷上空，远处，在一座山坳里，几十座藏房整齐的排列在山脊上，而藏寨的周围，环绕着一台台梯田，由于时值秋日，田地里的玉米已披上了黄色的外衣，在田地边，一株株青松显得格外的苍翠。眼前有山道忽然间变成了多条，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呢，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藏族大娘赶着几十头山羊走了过来，我连忙用嘉绒语向其问好，并表明我要寻找会唱“耍钱歌”的老大爷时，大娘指着远处的一座藏房告诉我，那里就是老大爷家，大爷名叫泽郎，就是全寨子中最会唱“耍钱歌”的老人。我向大娘致谢，也希望大娘为我唱一段“耍钱歌”，大娘连连摆手，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大娘清了清嗓子，为我唱了一曲迎接客人时的啦啦调。“清早起来(嘛啦啦) 鸦鹊叫(哟啦啦)，鸦鹊一叫(嘛啦啦啦) 贵客到(哟啦啦)。贵客来了(嘛啦啦)喝杯茶(哟啦啦)，清茶一碗(嘛啦啦啦)别嫌弃(哟啦啦)”我连忙再次致谢，大娘叮嘱我等一会儿采访完后到她家去做客。

顺着大娘指点的路径，我向着泽郎老大爷家走去。

泽郎老大爷的房屋是一座具有典型嘉绒风格的藏族民居，一共为四层，其中最下面一层一半露在外面，还有一半斜依在地坎中，为饲养牲畜的地方，二楼为锅庄房，是人们饮食起居的重要场所，而三楼有着经堂和客房，经堂里供奉着嘉绒民族的各种山神菩萨四楼只有一间，其余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三十四)

高原浪漫文化精髓所恒久展示的，也是千百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族群所持守追求的精神气质。

这一剧目没有任何世俗功利，仅仅是表达英雄格萨尔王是怎样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取得王位，为进一步降妖除魔奠定基础。通过该剧目的演出，使观众从中获得了战胜自然灾害，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气质。莫斯卡海拔高达4000米左右，人们祖祖辈辈要在此繁衍生息，无疑需要拥有一种精神，其生命价值的特殊性显而易见。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需求，以英雄格萨尔的品格魅力传递、传导给观众以殊异的精神元素。

我们难以考证莫斯卡人在传承和演绎格萨尔藏戏的过程中具体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过程，经历了怎样的从原始创作到逐步更新到成熟的全过程，但是，我们却很容易从莫斯卡人在演出格萨尔藏戏时所获得的演员与观众合二为一的融合感。

无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经历了怎样的演绎过程，在背后无疑有戏剧的创作人员，无疑有富有智慧的编剧，也无疑会有一大批热爱格萨尔藏戏的人们为此付出的艰辛或贡献。

曾经阅读过英国戏剧评论家阿契尔在其专著《今天的英国剧作家》中曾经论述过两位剧作家——平内罗和琼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迪。平内罗出生于伦敦，1874年开始戏剧写作，他的创作特点在于努力使作品能够摆脱当时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通过戏剧剧情的推进，塑造剧中的人物形象，并在剧作的主题表现和情节展示上富有深度和多样性。他充分调动戏剧的基本特征，使他创作的剧作作品能够体现

出别具一格的特征。他的这一努力在戏剧创作中获得成功。

由此揭示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表演特征。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在演出的第一部分中传承了传统藏戏的特点，即在故事正式开始前合理地吸收了传统藏戏的“前言”部分，这一部分藏语中为“顿”，其主要内容是开场表演的祭神歌舞。这一部分包括煨桑仪式、各类动物列队出场、戏剧人物罗列展示等内容，这样的仪式，既为整场演出烘托了浓烈的气氛，同时也为整个剧情做了必要的铺垫，这种铺垫的旨向十分明显。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在塑造其形象的时候，显而易见地调动了所有“草地舞台”藏戏的演出特征加以表现。首先表现在格萨尔出场之前，众多的岭国将领骑着骏马依次出场，在富有奔腾快节奏感的音乐渲染下，经过富有战场气息的队形排列和变化，演员们矫健活跃的队列表演，展示了一支在格萨尔王带领下能够降妖除魔的勇士群象，这样表演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凸显格萨尔王的勇者风范，预示着英雄格萨尔王将要登场。不仅如此，在岭国将领们出场之后，以珠姆为核心的岭国女性以女性特有的窈窕身姿和舞步，袅袅登场，她们手捧供品、哈达、鲜花等物品，身着鲜艳服饰，从中间再分左右出场，顿时，在观众的眼前就实现了富有王宫氛围的舞台效果，其队列依循舞女们缓缓的舞步，在“舞台”上形成了莲花图形，这一情节的核心人物是格萨尔王爱妃珠姆。这一细节的安排，自然是为了烘托出王宫气氛，表达的是格萨尔的王者风范。珠姆的出场同样是为格萨尔王的出场作的铺垫。此时观众席鸦

雀无声，兴奋而焦急地期盼着英雄格萨尔王登场。在一阵节奏快捷的音乐之后，只见一位身材魁梧，佩戴金碧辉煌服饰，迈着王者步伐的人物缓缓出场，这就是英雄格萨尔王。这时观众席上的人们开始兴奋呐喊起来，很多观众手捧哈达排列入场，为英雄敬献哈达，此时，似乎已经没有了舞台，观众和演员融汇在一起，表达对英雄的崇敬。这样的戏剧情节和表现手段，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浓墨重染英雄人物，塑造英雄形象。

这一特征已经冲破和超越了平内罗剧作中对核心人物形象塑造的努力。无论是从主题上还是舞台艺术上这种超越都是成功的。虽然过这样的如“连环画”一般的戏剧场景，其场面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因为在这样的剧情安排中，使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感受到英雄的伟大，感受到民众崇敬格萨尔王的真实情感，整个场面都被一种强烈而浓郁的崇敬情感所笼罩，这样的情感表达丝毫不会给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其舞台效果也是十分罕见的。

这种场面对观众的感染度，我在观赏炉霍县艺术团演出的百人官廷舞时曾经有过，其抑扬顿挫的官廷音乐节奏和台上台下一起舞蹈的景，当时令我热泪盈眶。而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也赋予我这样的感动和兴奋。

这一戏剧艺术特征远远超越了平内罗在其剧作中所追求的舞台效果。从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演出的表面上看，似乎演员和观众没有类似平内罗剧作中的哲学思考，其实，莫斯卡藏戏的演出已经超越这种“哲学思考”，已经实现了由“哲学思考”上升到“情感交融”的更高境界。

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难能可贵之处。

丹巴小金谷中“耍钱歌”

繁荣，三教九流的人都汇集在这段短短的街道中，这时候，牌九也随着来到这里，并在这里发扬光大。专司买茶点的老板也嗅到了商机，将二楼开设为茶馆，把客商们在这里赌博玩耍。曲登街西边的牌九声虽然每天哗啦啦的响，不过并没有传到狗弟兄家里来，狗弟兄一家人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不过这平静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太久。

狗弟兄隔壁有一王姓人家，有一个与狗弟兄年龄相仿的儿子，因排行老三，都叫他王老三，王姓人家孩子多，常常是顾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的生活极其困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老三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街上打零工，由于穷，到二十余岁还没有找上媳妇。有一天，狗弟兄和妻子从地里劳动回来，忽然间看到隔壁王家的门前人山人海，狗弟兄也钻进人墙，此时在王家的大门前，王老三穿着光亮的衣服，坐在一口木箱上，指手画脚的摆谈着什么，仔细一打听才知道，王老三在村西头的茶馆里鏖战了三天三夜，赢来了满箱的银元。狗弟兄看着眼前得意洋洋的王老三，悲从中来，想到自己每天含辛茹苦的劳动，一辈子都别想挣得这么多钱。夜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儿，忽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从心底升起，王老三耍钱能挣得那么多钱，我肯定也行，起初自己都被这念头吓了一跳，不过，越是想要把这念头压下去时，它却在心底愈发膨胀起来，最后将自己的那一点良知都给混没了。第二天早上，狗弟兄睡在床上直哼哼，妻子只好一人下地劳动去了，看着妻子走远，狗弟兄打开箱子，取出几块银元，向着街西头的茶馆走去。此时的茶馆里到处都充斥着刺鼻的烟味，在每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大碗，人们挨着往碗里丢骰子，桌旁站着穿着长衫的人，他们激动得大喊大叫，一轮下来，有的喜笑颜开，有的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狗弟兄站了一会儿，对骰子的赌博方法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狗弟兄也加入到赌徒中，不过这一天的手气仿佛格外的好，一上午就赢满了满满一搭柜的银元。在回去的路上，听着腰间搭柜里传来的银元碰撞声，狗弟兄的心都要乐开了花来。回到家里，妻子知道狗弟兄去赌博的事，哭着劝他不要再去了，还是老实本分的事，住家中的一亩三分地，过太平的日子。不过，此时的狗弟兄脑袋中已装满了赌博，妻子的话就像耳边风一样无声无息的随风消散在空中。

妻子在劝说无效后，找到狗弟兄的父母，要求他们管教一下狗弟兄，虽然父母对狗弟兄晓之以情动之以礼，希望他要悔改前非，种好自己的地，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然而狗弟兄的心智就像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猪油，任凭父母的苦口劝说，依然无动于衷，只想做一名地地道道的耍钱郎，在牌桌前挣得金山银山。不过赌场上也沒有常胜将军，狗弟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光输掉了赢来的钱，就连家中积蓄的钱也被输得差不多了，妻子将剩余的钱都寄存在父母家中，就希望狗弟兄能回心转意，尽快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狗弟兄因为没钱供自己下赌，也在家中消停了很多日。眼看已是三月，在清明节时，妻子拿出钱，让狗弟兄去买一些钱纸等祭祀物品，去祖坟前祭拜拜祭。当走到半途时，恰好遇见几位赌友，禁不住劝说，拿着妻子给的坟钱，走进茶馆里，在一阵阵骰子的响声中，钱币也叮叮当当的落到了别人的搭柜里。四月里，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装，在田间地头耕种土

地，狗弟兄在妻子的看管下，只好抱着一捆萝卜秧苗，向着田地走去，在路上，又遇见几位赌友，连忙放下手中的秧苗，在柳荫树下大赌一场，结果，自己怀里的几个儿子也输得精光。虽然丈夫已无可救药，然而善良的妻子并没有放弃丈夫，再次劝诫丈夫不要去赌了，告诉他如果再不听，今后一定会后悔的。后来，因为没有了钱去赌博，不过那骰子的响声却时常在耳畔响起，虽然心痒难耐，但是苦于没有钱，只好枯坐家中呆呆的发神。妻子看着丈夫失魂落魄的样子，知道自己自己的努力并没能唤醒丈夫的良知，伤心欲绝的背着孩子投他乡。

自从妻子离开后，狗弟兄更是为所欲为，没钱赌时，就将家中的良田压上，终于，赌博之事被当地的民众告上了县府，国民政府派出一队兵丁，将赌徒捉拿归案，其中也包括狗弟兄在内，在监狱里，狗弟兄等一帮赌徒伸出手指，在保证书上画押，赌咒发誓不再去赌了，如果下次再赌，任凭政府将手指全部剁掉，因为有了保证，政府决定网开一面，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回到家中，看着家徒四壁，狗弟兄只好走到父母家中，父母告诫孩儿早点收手，如果不听父母的劝诫，将来只能走上讨口之路。待到十月，狗弟兄寻思要去将输了的钱赢回来，将自己过冬的衣服拿到集市上廉价变卖，将换来的钱都压在赌桌上，结果，又一次空手而归。父母看着昔日的乖孩子如今都成为输红眼的赌徒，无脸见人，变卖了家产离开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狗弟兄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弃的癞皮狗，每天早晨，提着一口砂锅到处要吃的，晚上则回到街道旁的狐老院里，不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狗弟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冻死在街道旁的屋檐下，被好心人草草埋葬在河谷边。后来，街道中的一位老人根据狗弟兄的故事，即汇编撰了这首《耍钱郎》，告诫后人要引以为戒，如果一意孤行，将会妻离子散，永无翻身之日。在后来，曲登街后山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一条演绎着沧桑岁月的街道在一夜之间被完全吞没，而今，已是荒草萋萋。然而这首歌曲却完整的流传了下来，至今依然在小金谷中传唱。

泽郎大爷讲完后，用低沉的音调为我完整的演唱了这首歌曲。

“正月里是新年，骑骡压马去耍钱，我上场赢了三五吊，不做庄稼也敞(挣)钱。二月里桃花红，爹妈骂儿不成行，别样的生意你不做，一心耍钱耍钱郎。三月里三清明，耍钱娃儿去上坟，半路碰到三朋友，坟钱忘得九霄云。四月里四立夏 田头秧子栽满坝，秧子嗑(放)在田坎上，柳荫树下赌一场。五月里五月五，妻子劝郎少耍钱，若换(如果)不听妻子劝，耽怕后来无好处。六月里三伏天，耍钱娃儿瞌睡眠，外头听到牌骨响，翻身没钱耍钱郎。七月里七月节，耍钱娃儿没那脾(个性)，早上又无下锅米，晌午赢钱买马驹。八月里八月八，耍钱娃儿受王法，夺(截)根指拇儿来许愿，二回(今后)耍钱指拇儿杀。九月里九月九，爹妈劝儿早收手，若还(如果不听爹妈劝，耽怕后来要讨口。十月里雪花飘，耍钱娃儿想翻烧(翻本)，夺(拿)件衣服来炸宝，运气不好输完了。冬月里雪飞天，耍钱娃儿衣裳单，身上冷得跳跳颤，口头还在喊么二三。腊月里腊月八，耍钱娃儿莫办法，白天嗒(提)起砂锅铲，晚上歇的狐老院。”

一曲歌罢，我和泽郎大爷都沉浸在故事中，为狗弟兄的行为所不齿，也为狗弟兄成为赌博的牺牲品而深深的叹息。

马鸡寨

■贺先枣

任凭你翻遍甘孜州所有的地图册，查遍所有村寨的地名录，你也找不到“马鸡寨”在什么地方，可它的确存在，我就在那地方呆过几个月。我离开那地方时，曾经对村寨里的普布老爹发过誓，决不把这里有那么多马鸡的事说出去，尤其是不对那些成天提杆装满铁砂明火枪的家伙们说起。

有时想来，说说也无妨，那地方太远，太偏僻，能到那去的人和机都不会很多。那是在金沙江的上游，对岸就是西藏。两岸都叫同一地名，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大森林。几年以后，人们议论着修条公路到那里去，说是为了把林木变成钱，让那里的人也富起来。在一个不那么正式的场合，我说出了我憋在心头很长时期的话：“不修行不行？路修到哪里，哪里的森林就要完蛋”。没想到立即遭到严厉的批评，说我“思想僵化”、“你是不是安心叫那里的群众永远穷下去？”、“什么动机嘛，你”。我当时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本来是可以讲几句诸如生态环境，植被保护，水土涵养什么的，可我想的是，“树完了，那里的马鸡和其它动物住哪里呢”，我就这么问了。这回遭到却是哄堂大笑：“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惦记娃娃们的事呢”？我就一句话也就答不上了。

据说后来还是修了路，但听说到底没把路修到“马鸡寨”那里。我想象不出那条沿着金沙江、傍着参天古树的公路是个什么样。只记得“马鸡寨”村东头有一堆巨大的黄土，土堆中有许多石块，生着很深的杂草，还有蒲公英的黄花。村里人说那是很久以前，蒙古人在这里修的碉楼，并指着江对岸两处残存的碉楼说，那也是蒙古人修筑的。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真还不知道蒙古人曾经还来过这里。有一天，我拿了把挖虫草用的小锄在土堆东挖几下，西翻几下，希望能发现一把生了锈的蒙古刀，或者箭簇和别的什么。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躺下歇一下。正想睡，突然觉得有些异样，扭头一看，一只鸡，一只我一叫叫不出名字的鸡正在探头探脑地看我。只见它通体羽毛雪白，蓬松的、黑中又带暗红的尾羽更是漂亮，鲜红的鸡冠柔软得古怪，红眼圈中的瞳仁似乎是绿色，却又有点金子似的暗黄。

马鸡、雪雉！我一下子同时想起了它的两个称号，那是我曾经在书本上看到的说法，以前只见过它们死后的样子。

我一翻身起来说去扑捉它，没有想伤害它的意思，只想抓在手里看个仔细。它当然大吃一惊，展开双翅，却只是煽了几下，一双红脚在地面上弹跳着，跑得飞快。一下子，四下里发出一片宏大的“咯咯”之声，这才看清，岂止它一个，是一大群，起码有二十三只马鸡在一起；惊慌地叫成一片。“天啦”，我说，此时，心里激动得“砰砰”直跳，双脚也站定了，村寨边来了这么多的野禽！“不要伤害它们，汉人，它们有惹你。”突然，身后有唧唧的嗓音清楚地地说。是普布老头子，这村寨里颇受尊敬老人。

我说我根本就不想伤害它们。老人说，我也看出来，你甚至没有弯腰捡石头。

它们怎么就不怕人？望着已经平静的马鸡群，我向普布老爹请教。

怕人干什么？我们这里没有谁会伤害们，连不懂事的小姑娘也不会。老爹坐了下来。

老爹说：看见那些树林了吗？它们都在林里住，夜里歇在树杈上，白天下来找吃的。我们翻地时，就跟随着牛跑，怎么哄赶也不走，它们在地里捡虫子吃。真是罪过，巨虫是条命，可它们不是人，它们不听我们的，撵不走。收青稞了，它们就到地边找洒落的青稞吃。下雪了，我们就在打场的空地上丢些草籽、青稞，甚至糌粑坨坨。村寨里好多人都这样。它们一进村就热闹了，它们还合伙追去啄一条狗。那条狗哀叫着，夹着尾巴跑进屋里躲起来。

普布老爹说，在更早的年月里，那时村寨里人更少。别说马鸡，连獐子、鹿子也闯到村里来找吃的。人们只哄赶走来拖羊子的豹子一类的野兽，獐子、鹿子是不赶的。可是现在，獐子已是好多年不到村里来了，鹿子也更难见到了。

(未完待续)

甘孜谚语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是藏语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是甘孜地区群众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世人因发财而疯癫，牲畜因草茂而疯癫

甘孜有广袤的牧区，人们在长久的游牧生活中积累了一系列朴实无华的处世哲学。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世上的人们往往因为发财而迷失心智，而牲畜会因为牧草过于茂盛而发疯发狂。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做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过于贪婪。

五色海

第 838 期